

2015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葛一敏 乔叶 选编

2015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王蒙《温温恭人，如集于木》

李娟《遥远的向日葵地》

王朔《其实，我们都是演员》

于坚《于坚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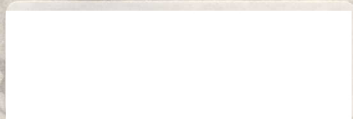
绿妖《最初的甜，最初的咸》

张晓风《我在》

周国平《不较劲的智慧》

鲍尔吉·原野《他们的脸埋在黑暗中》

海飞《墨绿色的张望》



漓江出版社



2015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葛一敏 乔叶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5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 葛一敏, 乔叶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407-7712-8

I. ① 2… II. ① 葛… ② 乔… III. ①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5619 号

2015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选编者 葛一敏 乔叶

责任编辑 孙精精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萍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传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614

电子信箱 ljcs@163.com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mm × 960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202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7712-8

定价 38.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 民间手记 ◎

遥远的向日葵地	李 娟(1)
生命诚可贵	
——眼见三位抗日志士之死 他们曾唱过同一首歌	铁 扬(4)
北中原民间环保手记	冯 杰(9)
田里的文学女人	石淑芳(16)
万里归来年愈少	闫文盛(22)
相亲	单振国(25)
鸟迹蝶影随想录	许 淇(29)
赣南七则	雷平阳(33)
雨水和惊蛰	乔洪涛(36)
扛一株玉米进城	简 默(45)
一揖清高(外一篇)	王祥夫(48)
他们的脸埋在黑暗中	鲍尔吉·原野(51)
弟弟的树	王晓莉(53)
去年的花	张慧敏(58)
吴茱萸和辛夷们	刘梅花(60)
草木灰	芭蕉雨声(65)
瓜秧	王新华(68)

关于乡村的札记	唐 棣(70)
草木有真意	毕 亮(74)
青草	王海啸(76)
香椿	沈 芸(78)

◎ 杯里春花 ◎

于坚随笔	于 坚(80)
深夜的火车	陶丽群(84)
鏊磨师傅	耿 立(88)
最初的甜,最初的咸(外一篇)	绿 妖(92)
我在	张晓风(96)
命运何为	钱红莉(100)
杯里春花	郁喆隽(103)
前世冤孽的数字	韩小蕙(104)
站牌	刘 军(107)
普通青年看午夜巴黎(外一篇)	毛 尖(109)
穷家之乐	吴长忠(112)
童心石	泥 水(116)
德清是一个人	苏沧桑(118)
白沙	赵良治(121)
我与早餐店老板娘的关系	黄信恩(124)
鞋底下的年轻	于亚群(126)

◎ 百姓的壶 ◎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外二篇)	王 蒙(130)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	郭文斌(132)
不较劲的智慧	周国平(135)

就这样安静地下棋

——从棋圣吴清源说起	雪 青(137)
发呆	李 琦(141)
其实,我们都是演员	王 朔(143)
墨绿色的张望	海 飞(145)
童话	马 良(149)
柳青的“于心不安”	何向阳(153)
都教吃饱了	杜国庆(155)
门子(外一篇)	蒋 勋(157)
你能找到回家的路吗?	郑 执(162)
你会想念你自己吗?(外一篇)	张小娴(166)
自行其道	赵翼如(168)
站在启功先生墓前	徐 可(171)
我拍看不见的风景	谢小灵(176)
旧书店的两代人	苏枕书(179)
百姓的壶	徐 风(183)
做个有“文化”的人	王开岭(185)
消遣	戴 蓉(187)
告诉你,什么叫“亡国奴”	李茂杰(188)
大声气	颜 歌(190)
编后记	(192)

◎ 民间手记 ◎

遥远的向日葵地

李 娟

浇 地

就算是在鬼都不过路的荒野里，我妈离开蒙古包半步都会锁门。

锁倒是又大又沉，锃光四射。挂锁的门扣却是拧在门框上的一截旧铁丝。

我妈锁了门，发动摩托车，回头吩咐：“赛虎看家。丑丑看地。鸡好好下蛋。”然后绝尘而去。

被关了禁闭的赛虎把狗嘴挤出门缝，冲她的背影愤怒大喊。丑丑兴奋莫名，追着摩托扑扑跳跳、哼哼唧唧。在后面足足跑了一公里才被我妈骂回去。

我妈此去是为了打水。门口的水渠只在灌溉期的日子里才来几天水，平时用水只能去几公里外的排碱渠取。那么远的路，幸好有摩托车这个好东西。

她每天早上骑车过去打一次水，每次载两只二十升的塑料壶。

我说：“那得烧多少汽油啊？好贵的水。”

我妈细细算了一笔账：“不贵，比矿泉水便宜。”

可排碱渠的水能和矿泉水比吗？又咸又苦。然而总比没水好。

这么珍贵的水，主要用来做饭、洗碗，洗过碗的水给鸡鸭拌食。剩下的供一大家子日常饮用。再有余水的话我妈就洗洗脸。

脏衣服攒着，到了水渠通水的日子，既是大喜的日子也是大洗的日子。

其实能有多少脏衣服呢？我妈平时……就没怎么穿过衣服。

她说：“天气又干又热，稍微干点活就一身汗。比方锄草吧，锄一块地就脱一件衣服，等锄到地中间，就全脱没了……好在天气一热，葵花也长起来了，穿没穿衣服，谁也看不到。”

我大惊：“万一撞见人……”

她说：“野地里哪来的人？种地的各家干各家的活，没事谁也不瞎串门。如果真来个人，离老远，赛虎丑丑就叫起来了。”

于是整个夏天，她赤身扛锹穿行在葵花地里，晒得一身黧黑，和万物模糊了界线。叶隙间阳光跳跃，脚下泥土暗涌。她走在葵花林里，如跋涉大水之中，努力令自己不要漂浮起来。大地最雄浑的力量不是地震，而是万物的生长啊……她没有衣服，无所遮蔽也无所依傍。快要迷路一般眩晕。目之所及，枝梢的手心便冲她张开，献上珍宝，捧出花蕾。她停下等待。花蕾却迟迟不绽。赴约前的女子在深深闺房换了一身又一身衣服，迟迟下不了最后的决定。我妈却赤身相迎，肝胆相照。她终日锄草、间苗、打杈、喷药。无比耐心。

浇地的日子最漫长。地头闸门一开，水哗然而下，顺着地面的横渠如多米诺骨牌般一道紧挨着一道淌进纵向排列的狭长埂沟。渐渐地，水流速度越来越慢。我妈跟随水流缓缓前行，凝滞处挖一锹，跑水的缺口补块泥土，并将吃饱水的埂沟一一封堵。那么广阔的土地，那么细长的水脉，她几乎陪伴了每一株葵花的充分吮饮。地底深处的庞大根系吮吸得滋滋有声，地面之上愈发沉静。她抬头四望。天地间空空荡荡，连一丝微风都没有，连一件衣服都没有。世上只剩下植物，植物只剩下路。所有路畅通无阻，所有门大打而开。水在光明之处艰难跋涉，在黑暗之处一路绿灯地奔赴顶点。那是水在这片大地上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一株葵花的高度。这块葵花地是这些水走遍地球后的最后一站啊。整整三天三夜，整面葵花地都均匀浸透了，整个世界都饱和了。花蕾深处的女子才下定决心，选中了最终出场的一套华服。

即将开幕。大地前所未有的寂静。我妈是唯一的观众，不着寸缕，只踩着一双雨靴。她双脚闷湿，浑身闪光。再也没有人看到她了。她脚踩雨靴，无所

不至。像女王般自由、光荣、权势鼎盛。她是最强大的一株植物，铁锨是最贵重的权杖。很久很久以后，当她给我诉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她眉目间的光芒，感觉到她浑身哗然畅行的光合作用，感觉到她贯通终生的耐心与希望。

水

水渠通水那天跟过年似的。不但喂饱了葵花地，还洗掉了所有衣服，还把狗也洗了。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大锅小锅都储满了水。幸亏我家什多，可省了好多汽油钱。

那几天鸭子们抓紧时间游泳，全都变成了新鸭子。放眼望去，天上有白云，地上有鸭子。天地间就数这两样最锃亮。

丑丑天天在渠水里泡澡，还冒充河马，浮在水里装死。可把赛虎吓坏了，站在岸上冲它狂吠，又扭头冲我妈大叫。好几次伸出爪子试水，终究不敢下去救它。

大约渠水流过的地方水汽重，加之天气也渐渐暖和了，到第二次通水时，渠两岸便有了杂草冒头。而水渠之外，除了作物初生的农地，整面大地依旧荒凉粗砾。

鸡最爱草地，整天乐此不疲。一个个信步其间，领导似的背着手。我猜草丛的世界全部展开的话，可能不亚于整个宇宙。鸡如此痴迷，这瞅瞅，那啄啄。有时突然歪着脑袋想半天，再单脚撑地呆若木鸡。它不管看到什么都不会说出去。

天苍野茫，风吹草低见芦花鸡。两只狗默默无言并卧渠边。鸭子没完没了地啄洗羽毛。在荒野中，窄窄一条水渠所聚拢的这么一点点生气，也丝毫不输世间所有大江大河湖泊海洋的盛景。

面对这一切唯有兔子无动于衷。每天瓜分完当天的口粮，就一个个尾随我妈进了葵花地。太阳下山还不回家。显得比我妈还忙。我妈说：“兔子，快看！水来了！”人家耳朵都不侧转一下。

水从上游来。上游有个水库。说是水库，其实只能算是一个较大的蓄水池。位于荒野东面两公里处，一侧筑了一道拦坝，修了阀门。简陋极了。可是对于

长时间走过空无一物的大地的人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奇遇！

我曾去过那里。走啊走啊，突然就迎面撞见。那么多的水静止前方，仿佛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不见飞鸟，不生植物，和荒野一样空旷。仅仅只是水，一大摊明晃晃的水。镜子一样平平摊开在大地上，倒映着整面天空。又像是天空下的一面深渊。

这一大摊水灌溉了下游数万亩的作物，维系了亿万生命的存活。可这番情景看来，又像是它并不在意何为葵花，也从没理会过赛虎丑丑鸭子与鸡们的欢乐。它完整无缺，永不改变。与其说此地孤寂，不如说我们和我们的葵花地多么尴尬。我们从不曾真正触动过这个世界的内核。

在水的另一方，遥遥停着一座白房子。湖水是世界的尽头，那里便是世界的对面。住在那里的会是什么样的人呢？有好几次我想要过去看看，但每次绕着水岸走了很久很久，也无法抵达。

后来我离开了。常常会梦到那片荒野中的大水。梦到南方来的白鸟久久盘旋水面，梦到湖心芦苇静立。却没有一次梦到生活在遥远白房子里的那个人。秋天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葵花地金光灿烂、无边喧哗，无数次将我从梦中惊醒，却没有一次惊醒过他的故乡。

（选自2014年12月18日《文汇报》）

生命诚可贵

——眼见三位抗日志士之死 他们曾唱过同一首歌

铁 扬

生命可贵，有时生命消失地使人猝不及防，你又会觉得生命的脆弱，这常祸及于战争和天灾。

抗战时，我尚是一位少年，曾有机会和抗日志士“相处”。你怎么也想不出他们还有从你身边消失的可能。我说的身边就是身边，因为昨天或者今天或者

刚才他们还和你说着家长里短，还哼唱过那首《建设新中国》的歌，突然他们就消失了，就消失在你身边。

那首《建设新中国》的歌是一位不知名作者的作品，作者怀着一种超前的意识，在尚是抗战残酷的相持阶段，他就预示着有一天我们要建设新中国了。歌中唱道：“抗战胜利后，建设新中国，新中国，到处开遍美丽的花朵，创造出自由、独立、幸福的新中国。新中国，多快乐，啊，全国男女老幼不受别人压迫，大家互让互助，国事要大家管，为人民谋利益求幸福……”歌曲首先在抗日学校中传唱，后来又遍及抗日根据地。

—

那时，我的家乡属冀中第六军分区，分区司令员叫王先臣，在我的印象里，他是抗日阵营中最英俊的一位指挥员，他身躯挺拔，面目表情坚韧，面对他我就常想到屹立着的一块岩石。

王先臣来了，穿着整洁的灰军装系着皮带，腰佩一把装在皮套里的橧子枪，他哼着那首“建设新中国”的歌，进门就喊：“老屈在家吗？”老屈是我父亲——我爹，是抗日政府的督学，也是位医生。我爹从屋中迎出来说：“哟，王司令。”王先臣说：“叫我先臣。”我爹又说：“叫先臣就先臣，咱俩的名字就差一个字，你叫先臣，我叫清臣，你看巧不巧，真应了那句军民一家亲的话。”王先臣笑着坐在院里一棵树下说：“老屈呀，快给我找点碘酒吧，你看胳膊上被蚊子咬得。”

我爹折回屋里找碘酒，王先臣就把站在远处的我叫过来说：“三，《建设新中国》这首歌我就是拿不准调，你一定是按谱子学的，我是模仿而来，这第一句唱就唱不准。”

我小名叫三，排行老三，我知道王先臣的错误，我对他说：“第一句的谱子是哆梭咪发梭，不是哆梭咪来梭。”

王先臣说：“看，到底你是按谱子唱的，无比正确。”

我爹拿来碘酒，王先臣挽起袖子自己往胳膊上擦，胳膊上有一串疙瘩，他说是昨天钻青纱帐被蚊子咬的。

王先臣擦着碘酒，我爹就向他问起欧洲第二战场的事，王先臣说盟军从诺

曼底登陆，第二战场的开辟不光对欧洲战场有利，也会加速抗战的胜利进程，也是同盟国之间的壮举。

已是晚饭时间，我娘端出了小米粥，王先臣和我们一起就着老咸菜喝粥说，北方的小米把他养胖了，还治好了他的脚气，他的家乡在南方，没有小米，光吃大米爱长脚气。后来他又对我爹开玩笑似的说起那首“建设新中国”的歌，问我爹将来的新中国遍地开的是什么花。我爹说：“那要因地域而论，我知道你们南方有茶花有映山红，咱北方无非就开个月季花，馒头花还有牵牛。”

王先臣说：“不管什么花吧，作者用遍地开花形容新中国也算是个聪明人。”我爹说：“实在聪明，可是在咱们看到的歌谱上也不署个名。”

过了些天王先臣又来了，这次带着兵，他的部队占了整个村子。

我爹说：“司令啊，要打仗？”

王先臣解下皮带用皮带掸着身上的浮土说：“欧洲战场胜利结束，希特勒垮台，我们也不能坐享其成，也得给日本人一点厉害了。”

第二天王先臣的部队包围了一个叫前大章的村子，前大章是我县一个重要据点，住着日本人和伪军。前大章战役打了一整天，我们趴在房顶上能听到密集的枪声。战役以日伪军的完全被消灭而结束，在打扫战场时，王先臣手拿一把芭蕉扇出现在街里，他摇着扇子对打扫战场的战士们说：“同志们，你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胜利了——”话音刚落他自己中弹倒在了街上。中了潜藏于街巷中敌人的子弹，一位战地记者亲眼目睹了王先臣的死。来到我家对我爹说。

我们听到王先臣牺牲的消息，我爹把全家喊出来说：“来，脸朝北站成一排，悼念先臣吧。”我们面朝北站成一排掉着眼泪，前大章在我们村子北面十五里。

二

李泽民是抗日区政府的粮秣助理员，头上经常包一条白毛巾，不像抗日干部，像当地不脱产的农民，与当地农民不同的是，他腰里常系着一个小包袱，包袱里是可供区干部们消耗的“钱粮”。

李泽民来了，“喝咧”唱着“建设新中国”的歌。“喝咧”是我爹对他唱歌的形容，喝咧是唱不准调吧。李泽民喝咧着进了门，我爹隔着窗户在屋里说：“泽民，咧调了，咧到二狗家了。”有句形容唱歌咧调过分的话叫咧到二狗家。

李泽民唱歌调不准但他也唱，唱时摇着头，白毛巾的两个角在脑后悠搭着。李泽民对我爹说：“老屈，习惯成自然，改不了了，咧调不重要，能看到那个遍地开花的新中国就行了。”

这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那一年——1942年，根据地军民一面打仗，一面响应延安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李泽民这次来就是帮助老百姓开展大生产的。晚上四区的几位干部在区长李力的带领下来到我家，要为我拉水车浇地。当晚月亮很亮，一挂水车就在我家墙外响起来，墙外是我家的一块谷地，歌声也跟上来，还是那首“建设新中国”。哪知不多时就有了情况，也许是歌声招来了敌人，也许是村中的暗线向敌人告了密。月光下一个敌人的包围圈迂回过来，李泽民和他的同伴发现情况便翻墙跳入我家钻入地道，我们全家也一起钻进来。我母亲端着油灯在前面引路，拉着我的就是李泽民，他一面弯腰领我前进一面对我说：“还是个头小点好，不用弯腰。”他个子高腰弯得就格外吃力。这时，人群里却没有李力区长，李泽民就要钻出地道去找，说话间，他把腰中的小包袱解下来交给同伴，又匍匐着钻了出去，但他没有再回来：当他再次翻到墙外寻找李区长时，已经跳入了敌人的包围圈……

第二天当人们找到李泽民时，发现他身上被敌人刺了17刀。

李区长哪里去了，他告诉大家，当大家翻墙进院后，敌人离院墙已很近，他若再翻墙进院就会殃及大家，于是他钻进了庄稼地。后来，李泽民的死得到证实，是我村后街一位女人暗线告了密。几天后，她被锄奸科崩在李泽民的遇难处。

李泽民下葬时按照上级规定，以两匹白布缠身，葬在他牺牲的那块谷地里。下葬时我爹在一旁说：“摘点鲜花吧，越多越好，也算让泽民看到了遍地开花的新中国。”我们就地采来大坂花，馒头花，牵牛花扔在李泽民的墓穴里。

三

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投降的日子，这晚来我家报消息的是当时的区长李攀贵，我们全家正就着月光在枣树下吃晚饭，李攀贵来了，进门就喊：“老屈，还有我的饭没有？”我爹说：“刚吃完，喝水吧。”李攀贵说：“不喝了，唱歌吧。这下可该唱‘建设新中国’了。”我爹一听就明白了，说：“哪来的消息？”李攀

贵说：“县里听了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是正式传达，小日本不是还有个天皇吗，是天皇亲自宣布的。败了，投降了，无条件。”

有时候，人在兴奋过头时，反倒无言以对了，李攀贵就这样和我们全家呆坐了几秒钟吧。临走时他对我爹说，他还要去别处做正式传达，又特别嘱咐我爹说：“老屈呀，胜利了，可还有暗箭，暗箭难防。咱们都要活得节待点啊。”

李攀贵哼唱着“……创造出自由、独立、幸福的新中国……”走出家门。

李攀贵唱歌不咧调，一字一句一板一眼，准确无误。谁知他走出家门，街里就传来一声枪响，枪声闷声闷气。我们全家人一愣，我父亲说“不好”。他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李攀贵死了，倒在离我家十几米的黑暗处，他中了“暗箭”。

李攀贵遇害案始终未破，又是一位没有看到遍地开花新中国的抗日志士。

生命诚可贵，当可贵的生命就在你眼前一闪即逝时，你总会为生命的脆弱而疑惑。可贵的生命本应该更顽强的。假如没有战争，没有天灾。

相关链接

王先臣，1915年出生，江西吉安人。生前为冀中第六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7月1日牺牲于赵县前大章战役中。

李泽民，赵县焦家庄人，生前任赵县第四区粮秣助理员。1943年牺牲于赵县停住头村。

李攀贵，籍贯不详，生前任赵县第四区区长。1945年8月15日牺牲于赵县停住头村。

（选自2015年7月4期《燕赵都市报》）

北中原民间环保手记

冯 杰

与一条河流的关系

我记录的是北中原一条河流史，“现代河流简史”。

这条河流与我休戚相关，我上小学、初中几家学校都离这一条河流不远，后来降级复习一年，在一个叫堰南初中学校，学校几乎坐落在黄河大堤下面。

临河而校的好处有二：一个是洗澡优先。上学时便于逃学，在河里偷偷游泳。另一个则便于捉鱼。

同学间有很多关于向大人隐瞒洗澡的方法和秘诀，上学前，家长在孩子后背用圆珠笔画上符号，近似画押。如果回来不见，就是游泳洗掉了。挥掌开揍。为解决这一难题，我会帮助重新画上。我模仿能力强，奠定我以后的局部绘画事业。

有时洗完澡肚饿，情不自禁去偷河岸瓜地的菜瓜、黄瓜、茄子。传说两岸有水鬼出没，一般在中午后出场，偏偏这时正是我们洗澡的最好时机。有时水鬼们化装成小孩子混在一块儿洗澡。趁机拉走一个，灵魂可以托生了。计算一下，我们中间洗澡的孩子群里，必藏有一个水鬼。那时，大家不具有分辨妖怪的能力。

最焦急的是父亲。父亲看我午饭后早早上学，形迹可疑，就戴一顶草帽，冒酷暑在远处的黄河大堤上远远寻觅、跟随。看到后来实在管控不住，采取“开放政策”，主动下河教我们凫水（游泳）。我和同伴后来会游泳，踩水如平地，都是父亲教的。让我受益终生。

没想到我与这条河有着缘分，父亲在这条河里教我游泳，如今我又带着小儿子在这条河里游泳。我把河流混淆了，因此我关注着这条河的水清水浑。

以下是一段小众环保者的记录。

我记录这些文字，是对一条河流的速写，对一条河的纪念，是河两岸小人物的“草根环保”在这一年行走的片段。附带还可衡量两岸的鸟情。

鸟 道

在我家上空，高处有风，风上有星星，星星周围有一条神秘的天空之路。

地理坐标为东经 114°29'、北纬 35°24'，在这个地方，有一条“鸟道”低于银河，高架一条通往东北亚的鸟道。

我自私地称为“北中原鸟道”。

雁之语

我在黄河大堤下面的孟岗小镇生活，夜半在梦中，常被黄河滩上南归的大雁惊醒，仿佛它们在头顶鸣叫。出来撒尿时看，三丈高的月色里，大雁一群接着一群，“之”形或“人”形，连绵不断，它们过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人们开始扛着篮子去拾大雁粪，在村里，雁粪的用途主要是喂猪，也有晒干当柴烧的，号称“有焰”。

大雁景象近似做梦。现在看不到如此壮观的雁队。

第二天，小镇集会有卖雁者。我们悄悄在上面拔雁翎。

捉大雁的方法有两种：毒杀、捕杀。过去两岸的村民在黄河滩上主要用火铳长枪射杀，远距离就可打雁，两百米之外就可怀揣心机。如今火铳长枪多被收缴毁掉，猎杀大雁只用另外两种：

一，用一种叫呋喃丹的剧毒农药，此药毒性强，我老舅说过，在树下埋上少许“呋喃丹”，树上十年都不会生虫。可见毒性之烈。

村民将小麦、玉米拌上农药，撒在大雁栖息路过的黄河沙洲上。早上下药，下午便可去捡拾。

比起火铳，药雁更是毁灭性的打击。火铳多是击伤部分，而下药则是大小老幼都可药死。还有一种是将粮食拌上呋喃丹和火碱，大雁吃下后喉咙发渴，焦躁地要找水源拼命喝水，最后有的脖子被烧烂，死在河沿。

二，设连环铁夹，十几个夹子连在一起，中间有细绳连着木棍，插在地上，被夹住腿的大雁飞不走挣扎，雁是有着团队意识的鸟类，一只大雁被夹，其他雁哀鸣不止，围着照应，纷纷营救或喂食，恰恰中了捕雁人的诡计，在周围会有更多的大雁踩中铁夹。

2007年12月冬至来临前，在黄河长垣段，有一次毒杀大雁的行为，几天后，黄河里漂满数百只药死的大雁，浩浩荡荡，随水漂流，幸存的在天空发出哀鸣。昔日曾一路同行者，如今不能同归故里。

我去调查时，老马说，你早来一天还能看到，河里早过完了，漂一河面的死雁。

两只小苇鳊的下场

中国汉字带鸟字旁多，字典里满是清脆鸟声，能滴落下来。只怕多年后，鸟不仅消失，有关的字也随着鸟消失。无法对应。

这一天，我家的两只狗在门口叫，是小儿子冯登的同学在喊门。冯登出去不一会儿，紧跟来了两个孩子，带来一个纸袋子放在院里。狗的嗅觉极好，围着纸袋子转来转去，一脸狗笑。狗显得比人都激动。

孩子们从纸袋子里面掏出一只鸟，脖子黄褐色，尾短，黑色，两羽颜色深，有明显的浅色翼斑。像水鸟。

问我。

我鸟类知识有限，也叫不出名字。我说可能是灰鹭的一种。

这只鸟前天落到一个孩子邻居家的鸡窝上，飞不动了，他养起来。刚开始鸟还吃一条蚯蚓，之后开始绝食。今天已飞不起来，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像个小醉汉。一只眼看不清楚，还是一只“独眼龙”（称独眼鸟更准）。我看它时，鸟脖子围着我转弯。我一伸手，它长喙本能地竟忽然往前一伸，要叨人。

冯登回厨房砰砰啪啪剁了几块鱼肉，三个孩子掰着嘴喂它。鸟勉强咽下几块鱼肉。

那两只狗被关在屋里，焦急地在喊叫开门。

门开了。

老石来了。我电话里喊来民间环保协会的老石。他有经验，抓起来看了看，